

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##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

卻說黛玉同姐妹們至王夫人處，見王夫人正和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，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。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，姐妹們遂出來，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。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。珠雖夭亡，幸存一子，取名賈蘭，今方五歲，已入學攻書。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，父名李守中，曾為國子祭酒。族中男女無不讀詩書者。至李守中繼續以來，便謂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，故生了此女，不曾叫他分認真讀書，只不過將些《女四書》、《列女傳》讀讀，認得幾個字，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了。卻以紡績女紅為要，因取名為李纨，字宮裁。所以這李纨雖青春喪偶，且居處於膏粱錦繡之中，竟如槁木死灰一般，一概無聞無見；惟知侍親養子，閒時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。今黛玉雖客居於此，已有這幾個姑嫂相伴，除老父之外，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。

如今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，一到任，就有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，卻是兩家爭買一婢，各不相讓，以致毆傷人命。彼時雨村即傳原告來審，那原告道：「被打死的乃是小人的主人。因那日買了個丫頭，不想像拐子拐來賣的。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，我家小主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，再接入門。這拐子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，被我們知道了，去找拿賣主，奪取丫頭。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，倚財仗勢，眾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。凶身主僕已皆逃走，無有蹤跡，只剩了幾個局外的人。小人告了一年的狀，竟無人作主。求太老爺拘拿凶犯，以扶善良，存歿感激大恩不盡！」

雨村聽了大怒道：「那有這等事！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？拿不來的？」便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凶犯家屬拿來拷問。只見案旁站著一個門子，使眼色不令他發籤。雨村心下狐疑，只得停了手，退堂至密室，令從人退去。只留這門子一人伏侍。門子忙上前請安。笑問：「老爺一向加官進祿，八九年來，就忘了我了？」雨村道：「我看你分眼熟，但一時總想不起來。」門子笑道：「老爺怎麼把出身之地竟忘了？老爺不記得當年葫蘆廟裡的事麼？」

雨村大驚，方想起往事。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裡一個小沙彌，因廟被火燒之後，無處安身，想這件生意倒還輕省，耐不得寺院淒涼，遂趁年紀輕蓄了髮，充當門子。雨村那裡想得是他？便忙攜手，笑道：「原來還是故人。」因賞他坐了說話，這門子不敢坐。雨村笑道：「你我也算貧賤之交了，此係私室，但坐不妨。」門子纔斜靠著坐下。

雨村道：「方才何故不令發籤？」門子道：「老爺榮任到此，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『護官符』來不成？」雨村忙問：「何為『護官符』？」門子道：「如今凡作地方官的，都有一個私單，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，各省皆然。倘若不知，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，不但官爵，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。——所以叫做『護官符』。方纔所說的這薛家，老爺如何惹得他！他這件官司，並無難斷之處，從前的官府都因礙著情分臉面，所以如此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『護官符』來，遞與雨村。看時，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諺口碑，云：

賈不假，白玉為堂金作馬。

阿房宮，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。

東海缺少白玉床，龍王來請金陵王。

豐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鐵。

雨村尚未看完，忽聞傳點報：「王老爺來拜。」雨村忙具衣冠出去迎接，有頓飯工夫方回來。問這門子，門子道：「這四家皆連絡有親，一損俱損，一榮俱榮。今告打死人之薛，就是『豐年大雪』之『薛』。不單靠這三家，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的本也不少。老爺如今拿誰去？」雨村聽說，便笑問門子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卻怎麼了結此案？你大約也深知這凶犯躲的方向了？」

門子笑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，不但這凶犯躲的方向，並這拐賣的人我也知道，死鬼買主也深知道。待我細說與老爺聽：這個被打死的乃是一個小鄉宦之子，名喚馮淵，父母俱亡，又無兄弟，守著些薄產度日。年紀八九歲，酷愛男風，不好女色。這也是前生冤孽：可巧遇見這丫頭，他便一眼看上了，立意買來作妾，立誓不近男色，也不再娶第二個了。所以鄭重其事，必得三日後方過門。誰知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。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逃去，誰知又走不脫，兩家拿住，打了個半死，都不肯收銀，只要領人。那薛公子便喝令下人動手，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。抬回去，三日竟死了。這薛公子原已擇定日子要上京的，既打了人，奪了丫頭，他便沒事人一般，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，並非為此而逃。這人命些些小事，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。——這且別說，老爺可知這被賣的丫頭是誰？」雨村道：「我如何曉得？」門子冷笑道：「這人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！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，小名英蓮的。」雨村駭然道：「原來是他！聽聞他自五歲被人拐去，怎麼如今纔賣呢？」

門子道：「這種拐子，單拐幼女，養至二、三歲，帶至他鄉轉賣。當日這英蓮，我們天天哄他玩耍，極相熟的，所以隔了七八年，雖模樣兒出脫的齊整些，然大概相貌未改，所以認得。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痣，從胎裡帶來的。偏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子居住。那日，拐子不在家，我也曾問他。他是被打怕了的，萬不敢說，只說拐子是他的親爹，因無錢還債，纔賣的。再四哄他，他又哭了，只說：『我原不記得小時的事！』這可無疑了。那日馮公子相看了，兌了銀子，因拐子醉了，英蓮自歎說：『我今日罪孽可滿了！』後又聽見三日後纔過門，他又轉有憂愁之態。我又不忍，等拐子出去，叫內人去解勸他：『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，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。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，家裡頗過得，素性又最厭惡堂客，今竟破價買你，後事不言可知。只耐得三兩日，何必憂悶？』他聽如此說，方略解些，自謂從此得所。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事！第二日，他偏又賣與了薛家。若賣與第二家還好，這薛公子的混名：人稱他『獸霸王』，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，而且使錢如土，只打了個落花流水，生拖死拽，把個英蓮拖去，如今也不知死活。這馮公子空喜一場，一念未遂，反花了錢，送了命，豈不可歎！」

雨村聽了也歎道：「這也是他們的孽障，遭遇亦非偶然。不然，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！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，纔得了個路頭，且又是個多情的，若果聚合了，倒是件美事，偏又生出這段事來！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，想其為人，自然姬妾眾多，淫佚無度，未必及馮淵定情於一人。這正是夢幻情緣，恰遇一對薄命兒女。且不要議論他，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判斷纔好？」

門子笑道：「老爺當年何其明決！今日何反成個沒主意的人了？小的聽聞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力。此薛蟠即賈府之親，老爺何不順水行舟，做個人情，將此案了結？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。」雨村道：「你說的何嘗不是！但事關人命，蒙皇上隆恩，起復委用，正竭力圖報之時，豈可因私枉法？我是實不忍為的！」門子聽了冷笑道：「老爺說的自是正理，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！豈不聞古人說的『大丈夫相時而動』？又說『趨吉避凶者為君子』？依老爺這話，不但不能報效朝廷，亦且自身不保。還要三思為妥。」

雨村低了頭，半日說道：「依你怎麼著？」門子道：「小人已想了個很好的主意在此。老爺明日坐堂，只管虛張聲勢，動文書，發籤拿人。凶犯自然是拿不來的，原告固是不依，老爺只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。小的在暗中調停，令他們報個『暴病身亡』，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，老爺只說善能扶轡請仙，堂上設了乩壇，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。老爺便說：『乩仙批了，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夙孽，今狹路相遇，原應了結。今薛蟠已得了無名之病，被馮淵的魂魄追索而死。其禍皆由拐子而起，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，餘不累及……』等語。小人暗中囑咐拐子，令其實招。眾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，自然不疑了。薛家有的是錢，老爺斷一千也可，五百也可，與馮家作燒埋之費。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，不過為的是錢，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。——老爺細想，此計如何？」雨村笑道：「不妥，不妥。等我再斟酌斟酌，壓服得口聲纔好。」二人計議已定。

至次日坐堂，勾取一千有名入犯，雨村詳加審問。果見馮家人口稀少，不過賴此欲得些燒埋之銀；薛家仗勢倚情，偏不相讓，故致顛倒未決。雨村便徇情枉法，胡亂判斷了此案，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，也就無甚話說了。雨村便忙修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

節度使王子騰，不過說「令甥之事已完，不必過慮」等語。此事皆由葫蘆廟內沙彌新門子所出，兩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的事來，因此，心中大不樂意。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，遠遠的充發了纜罷。

當下言不著兩村。且說那賈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，本是書香繼世之家。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，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，未免溺愛縱容些，遂致老大無成。且家中有百萬之富，現領著內帑錢糧，採辦雜料。這薛公子，學名薛蟠，表字文起，性情奢侈，言語傲慢；雖也上過學，不過略識幾個字，終日惟有鬥雞走馬，遊山玩水而已。雖是皇商，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，不過賴祖父舊日的情分，戶部掛個虛名，支領錢糧，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。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，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，今年方五□上下，只有薛蟠一子。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，乳名寶釵，生得肌膚瑩潤，舉止嫺雅。當時他父親在日，極愛此女，令其讀書識字，較之乃兄竟高□倍。自父親死後，見哥哥不能安慰母心，他便不以書字為念，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，好為母親分憂代勞。近因今上崇尚詩禮，徵採才能，降不世之隆恩，除聘選妃嬪外，在世宦名家之女，皆得親名達部，以備選擇為公主郡主入學陪侍，充為才人贊善之職。自薛蟠父親死後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，見薛蟠年輕，不諳世事，便趁時拐騙起來，京都幾處生意漸亦銷耗。

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，正思一游，更趁此機會，一來送妹待選，二來望親，三來親自入部銷算舊賬，再計新支，一其實只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。因此，早已打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，正擇日起身，不想偏遇著那拐子重賣英蓮。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，立意買了作妾，又遇馮家來奪，因恃強喝令豪奴將馮淵打死。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託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，自己同著母親妹子竟自起身，長行去了。人命官司，他卻視為兒戲，自謂花上幾個錢，沒有不了的。

在路上不計其日。那日已將入都，又聽見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，奉旨出都查邊，薛蟠心中暗喜道：「我正愁進京去有舅舅管轄，不能任意揮霍；如今陞了出去，可知天從人願！」因和母親商議道：「偕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，只是這□來年沒人居住，那看守的人未免偷著租賃給人住，須得先著人去打掃收拾纔好。」他母親道：「何必如此招搖？偕們這次進京去，原該先拜望親友，或是在你舅舅處，或是在你姨父家。他兩家的房舍極是寬敞的，偕們且住下，再慢慢兒的著人去收拾，豈不消停些？」薛蟠道：「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，家裡自然忙亂起身，偕們這會子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，豈不沒眼色呢？」他母親道：「你舅舅雖陞了去，還有你姨父家。況這幾年來，你舅舅姨娘兩處每每帶信捎書接偕們來。如今既來了，你舅舅雖忙著起身，你姨父的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。偕們且忙忙的收拾房子，豈不使人見怪？你的意思，我早知道了：守著舅舅姨母住著，未免拘緊了，不如各自住著，好任意施為。既然如此，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；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這幾年，卻要廝守幾日。我帶了你妹子投你姨娘家去，你道好不好？」薛蟠見母親如此說，情知扭不過，只得吩咐人夫，一路奔榮國府而來。

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兩村就中維持了，纔放了心。又見哥哥陞了邊缺，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，略加寂寞。過了幾日，忽家人報：「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，在門外下車了。」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出大廳來，將薛姨媽等接了進去。姊妹們暮年相見，悲喜交集，自不必說。敘了一番契闊，又引著拜見賈母，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。合家俱廝見過。又治席接風。

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，又引著見了賈赦賈珍等。賈政便使人進來對王夫人說：「姨太太已有了年紀，外甥年輕不知庶務，在外住著，恐怕又要生事。偕們東南角上梨香院那一所□來間房，白空閒著，叫人請了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。」王夫人原要留住。賈母也就遣人來說：「請姨太太就在這裡住下，大家親密些。」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，方可拘緊些兒子；若另住在外邊，又恐縱性惹禍。遂忙應允，又私與王夫人說明：「一應日費供給一概都免，方是處常之法。」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，遂亦從其自便。從此後，薛家母女就在梨香院住了。

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，小小巧巧，約有□餘間房舍，前廳後舍俱全。另有一門通街，薛蟠的家人就走此門出入。西南有一角門，通一夾道，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。每日或飯後，或晚間，薛姨媽便過來，或與賈母閒談，或與王夫人相敘。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，或看書下棋，或做針黹，倒也□分相安。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賈府中居住，生恐姨父管束，不得自在；無奈母親執意在此，且賈宅中又□分殷勤苦留，只得暫且住下，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，再移居過去。誰知自來此間，住了不上一月，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，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，莫不喜與他來往。今日會酒，明日觀花，甚至聚賭嫖娼，無所不至，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□倍。雖說賈政訓子有方，治家有法，一則族大人多，照管不到；二則現在族長乃是賈珍，彼乃寧府長孫，又現襲職，凡族中事，都是他掌管；三則公私冗雜，且素性瀟灑，不以俗務為要，每公暇之時，不過看書著棋而已。況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，又有街門別開，任意可以出入，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的鬧。因此，薛蟠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。

日後如何，下回分解。